

<<章太炎讲国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章太炎讲国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91870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91870

出版时间：2008-7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章太炎 著

页数：19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章太炎讲国学>>

前言

“国学”一说，产生于西学东渐、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。而关于国学的定义，严格意义上，到目前为止，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作出统一明确的界定。一般来说，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。

包括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门类，甚至是医学、戏剧、书画、星相、数术等等。

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，而大盛于二十年代，那个时期是国学流行的年代。

数年之间，以探究国学为宗趣的讲座、刊物、书籍层出不穷。

更有诸多大师级人物出来阐释自己的“国学”要义。

章太炎先生正是这股“国学热”中的核心人物。

章太炎（1869-1936），名炳麟，初名学乘，字枚叔。

后改名绛，号太炎。

浙江余杭人。

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、著名学者，研究范围涉及小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政治等等，著述甚丰。

他著名的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为人们所周知，但章先生更著名的是他在国学上的地位。

他在文学、历史学、语言学等方面，均有成就。

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，从而形成“国学热”，并渐成“显学”。

这种热潮无疑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，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！

在清初，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因不满、痛恨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流弊便竭力推崇汉儒那种“实事求是”（也就是古文经学派的“我注六经”）的学风，而兴起“汉学”。

以文字训诂、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，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，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。

对于这不发表思想、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训诂，清代后期龚自珍、康有为等人都曾大力反对。

现在，我们暂不论考据学的是非对错，我们知道经过乾嘉学派大师们不遗余力之考证后，到我们这一代，考据学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加深究了——尽管至今或许仍然难以离开训诂。

时值今日，再兴国学，自然是求其思想，而并非整理古籍，辨别古书真伪，校正古书文字，考释名物制度等。

我们所要鉴借的只是国学思想中的有益成分：如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，激励自己发愤图强；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，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；鉴借儒家的“以义制利”精神，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；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，来培育自己的自尊、自强的独立人格；也鉴借墨家的“兼爱”、“尚贤”、“节用”；道家的少私寡欲，道法自然，返璞归真；法家的“废私立公”、“国之四维”等等思想。

追本溯源，取其精华，自然大有裨益！

因此，学习了解一些国学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。

也正因为今天国学的意义已然和二十世纪二十年大有不同。

所以今天关心国学的人虽然更多了，但很少对国学真正有发言权的学者或著述，使得国学空洞起来。

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相关的学院，却难说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、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等有着深厚学养的国学大家了。

能读懂这些一意深研的大师所留下的著述已非易事。

然而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们不但留下了众多专深的研究成果，还在无意间用平实浅近的方式给初学者提供了一条门径。

时下热卖的相关书籍中，多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。

章太炎先生的《国学概论》，正是一本能让普通读者感到颇具参考价值的小书。

关于国学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：以思想分，可分为先秦诸子、儒道释三家等；以学科分，应分为哲学、史学、宗教学、文学、礼俗学等；以《四库全书》的分类，则可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

<<章太炎讲国学>>

本书以章太炎先生《国学概论》为基础，附以他的另一本著述《国学讲演录》的一部分。前者是章太炎先生的一次演讲记录，是以经学、哲学、文学的不同角度进行的讲述，非常浅近，易于理解，我们以这本小书作为本书的主体；后者则是系统地讲述国学，分别是小学略说、经学略说、史学略说、子学略说和文学略说等几个部分，是一本相对全面和深入的讲解著述。考虑到今天普通读者的实际需求以及主体部分的体例，我们选取了其中的经学、子学和文学部分分别附于《国学概论》的相应章节之后，以便于读者的阅读。

<<章太炎讲国学>>

内容概要

章太炎一生多次讲演国学，且影响颇大。

本书收录的就是他对国学的多次演讲内容，涉及他最擅长的经学、诸子百家、佛教这三个方面，详细阐释了大师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。

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国学知识匮乏又想增添这方面知识的后辈们一读。

<<章太炎讲国学>>

作者简介

章太炎(1869 ~ 1936), 名炳麟, 字枚叔。

后改名绛, 号太炎。

浙江余杭人。

著名学者、思想家, 国学大师, 研究范围涉及小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政治等, 一生著述甚丰。

书籍目录

出版说明

曹聚仁《国学概论》小识

第一章 概论

第二章 国学之派别(一)——经学之派别

附：经学略说

第三章 国学之派别(二)——哲学之派别

附：诸子略说

第四章 国学之派别(三)——文学之派别

附：文学略说

第五章 结论 国学之进步

<<章太炎讲国学>>

章节摘录

甲、国学之本体 一、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，原有些记载是神话，若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中所载，我们看了，觉得是怪诞极了。

但此类神话，在王充《论衡》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，没有存在的余地了。

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神话。

如盘古开天辟地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等，正史都不载。

又如“女娲炼石补天”、“后羿射日”那种神话，正史里也都没有。

经史所载，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，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。

并且，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，也许使我们得有合理的解释：《诗经》记后稷的诞生，颇似可怪。

因据《尔雅》所释“履帝武敏”，说是他的母亲，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。

但经毛公注释，训帝为皇帝，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。

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说高祖之父太公，雷雨中至大泽，见神龙附高祖母之身，遂生高祖。

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，还是高祖自造。

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，我想其中也可假托。

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：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，得一巧法，在雷雨当中，奸夫装成雷公怪形，从屋脊而下，活活地把本夫打杀。

高祖的事，也许是如此。

他母亲和人私通，奸夫饰做龙怪的样儿，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。

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；即如《尧典》所说“钦明文思安安，克明俊德”等等的話，有人很怀疑，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，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。

我想：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，不能详叙事实，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“考语”，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。

譬如今人作行述，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，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；《尧典》中所载，也不过是一种“考语”，事实虽不全如此，也未必全不如此。

《禹贡》记大禹治水，八年告成。

日本有一博士，他说：“后世凿小小的运河，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，他治这么大的水，哪得如此快？”

因此，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。

我却以为大禹治水，他不过督其成，自有各部分工去做；如果要亲身去，就游历一周也不能，何况凿成！

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，都有切身的苦痛，免不得合力去做，所以“经之营之，不日成之”了。

《禹贡》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，也不过依报告录出，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。

太史公作《五帝本纪》，择其言尤雅驯者，可见他述的确实。

我们再翻看经史中，却也没载盘古、三皇的事，所以经史并非神话。

其他经史以外的书，若《竹书纪年》、《穆天子传》，确有可疑者在。

但《竹书纪年》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，可存而不论，《穆天子传》也不在正经正史之例，不能以此混彼。

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，遂全目以为伪，这是错了！

二、经典诸子非宗教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，有说及哲学的，却没曾说及宗教。

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稣的圣经都是宗教，就把国学里的“经”，也混为一解，实是大误。

“佛经”、“圣经”的那个“经”字，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，并不和“经”字原意相符。

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，即是一根线，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。

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，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，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，别的就称做线装书了。

古代记事书于简。

不及百名者书于方，事多一简不能尽，遂连数简以记之。

<<章太炎讲国学>>

这连各简的线，就是“经”。

可见“经”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，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，就是汉时训“经”为“常道”，也非本意。

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，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，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。

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，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。

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，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。

这也是环境的关系：中国土地辽广，统治的方法，亟待研究，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，没感着困难。

印度土地也大，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，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，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，所以对宗教很冷淡。

老子很反对宗教，他说：“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”

孔子对于宗教，也反对；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，但我们体味“祭神如神在”的“如”字的意思，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无神的。

《礼记》一书很考究祭祀，这书却又出自汉代，未必是可靠。

祀天地社稷，古代人君确是遵行，然白天子以下，就没有与祭的身份。

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，耶稣教的上帝，是给一般人膜拜的；中国古时所谓天，所谓上帝，非人君不能拜；根本上已非宗教了。

九流十家中，墨家讲天、鬼，阴阳家说阴阳生克，确含宗教的臭味，但墨子所谓天，阴阳家所谓“龙”、“虎”，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。

就以上讨论，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。

三、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，因为辞采不丰美，描写不入神，大家以为是记实的，对于古史，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，引起许多人的怀疑：《刺客列传》记荆轲刺秦王事，《项羽本纪》记项羽垓下之败，真是活龙活现。

大家看了，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，太史公并未眼见，也不过如《水浒传》里说武松、宋江，信手写去罢了。

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，慎之又慎。

像伯夷、叔齐的事，曾经孔子讲及，所以他替二人作传，那许由、务光之流，就缺而不录了。

项羽、荆轲的事迹，昭昭在人耳目，太史公虽没亲见，但传说很多，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。

《史记》中详记武略，原不止项羽一人，但若夏侯婴、周勃、灌婴等传，对于他们的战功，只书得某城，斩首若干级，升什么官，竟像记一笔账似的，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，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。

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，那么《刺客列传》除荆轲外，行刺的情形，只曹沫、专诸还有些叙述，豫让、聂政等竟完全略过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
《水浒传》有百零八个好汉，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，《刺客列传》只五个人，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么？

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，别人没有，所以如此的。

“商山四皓”一事，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，《史记》所载未必是实。

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，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，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，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。

汉惠免废，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，所以在《留侯世家》中如此说，并无可疑。

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，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。

如刘知几《史通》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，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，已有英雄气概，何至为众所拥立时，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？

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。

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呆子一般，这样愚呆的人怎能篡汉？

这也是汉室中兴，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。

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，史家在所不免，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。

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，但那只是县志之类，如所谓《周考》、《周纪》者。

<<章太炎讲国学>>

最早是见于《庄子》，有“饰小说以干县令”一语。

这所谓小说，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，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。

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。

刘宋时有《世说新语》一书，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，只时日多颠倒处，事实并非虚构。

唐人始多笔记小说，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，去事实稍远。

《新唐书》因《旧唐书》所记事实不详备，多采取此等笔记。

但司马温公作《通鉴》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，见有可疑者即删去，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。

最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《宣和遗事》，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，写得非常生动，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，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。

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，但多专记神仙鬼怪，如唐人所辑《太平广记》之类，这与《聊斋志异》相当，非《水浒传》可比，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。

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，但决与小说传奇不同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